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四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祝廷埜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四目録

河東柳宗元文四

書　啓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四

河東柳宗元文四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

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為但趦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

年甚少知已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吏部文章之宗然其造詣深淺須以柳州所論為定故錄之且可以見柳之不敢望韓具所自道中蓋實錄非謙辭也

報崔黯秀才書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甞學聖

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頗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内藏恬而

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覸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誠求良醫為方已之茍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

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禮樂射御書數皆藝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下焉者君子之所游游之云者所執愈卑所達彌上莫非所以養其德也若溺焉而進乎技則是以其養德者害德矣唐世重文章尤重書法其試士以身言書判拔萃乃得為近職故黷以文章書法為問而宗元欲悉屏之使及物之道專而易通又以及物為取道之内卓然名儒語也宗元可謂既沒其言立矣宗元善書今龍城柳石刻猶存

聖祖御評
詞極雄辨理甚堅正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

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内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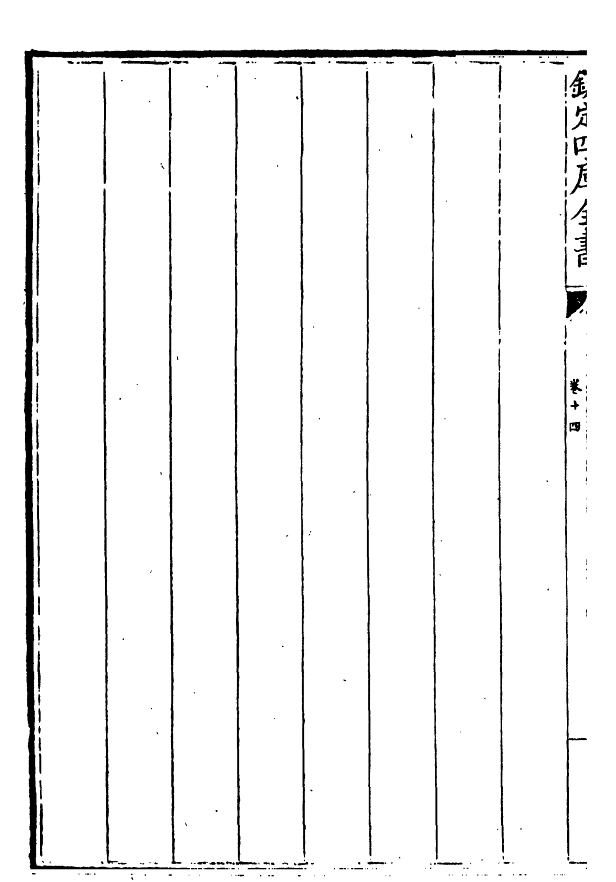
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

之愆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

責廹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葉適曰令狐德棻在武德初便已建明修史故貞觀中晉及南北諸書皆獲完具而李延壽又自為集史雖皆文字不足以望古人而成敗有考統紀不失其補益於世多矣自北齊至隋詞學彚興太宗又置文學館收拾時彥名章俊筆相繼而起後世乃謂東漢以來道喪文敝房杜姚宋不能救而古文由韓愈始復振此論固不可易本朝繼之以歐王曾蘇然雖文詞為盛往往不過記叙銘論浮説閑語而著實處反

不如唐人遠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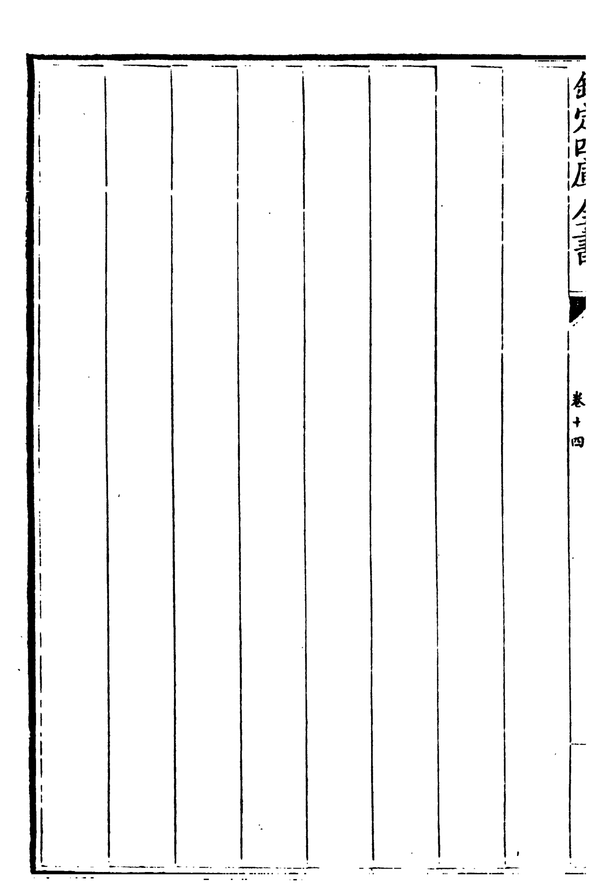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涖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

笏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茍過日時
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
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
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
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
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
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著段太尉宿昔心行非一時激烈笏擊朱泚而成名者

其義甚美與上史館狀並讀可見宗元揚善表微勤懇
無已之懷其書當在與韓愈論史官而韓愈復書之後
惜韓書不存然疑不得實未即籍七字亦可槩見其復
書之意矣而後世猶真以韓愈爲不肯作史何耶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熈然大洽於兹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寛然

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聖明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

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鬭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怭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嗜嗜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蹈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

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

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栁宗元白

聞人善樂道之如已出誘掖獎勸以成其美忠孝之性

鬱乎中而發作於外

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

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内益智外訥而内益辯外柔而内益剛出焉則外内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終雖不至耇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

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髙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内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神仙之説誠杳茫矣而嵇叔夜作養生論謂一漑之益不可誣以蘇軾之明達猶不能無惑焉朱子闢異端息邪説而仿陳子昂感遇詩亦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何耶谷永所稱人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周遊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黄治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懐詐偽以欺罔世主云云者猶非其實耶夫天地曰兩大其壽萬古然天地未嘗無生

死也深谷為陵則一谷之天死矣高岸為谷則一岸之地死矣而謂人有不死之理乎哉如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者終古不滅而謂天地不死則人之為人亦本自不死而又何足言林林者總總者振古如兹也人之有身正如谷中之天以谷為身高岸之地以岸為身耳乃欲執此一身之百骸九竅期其長存不壞是何異深谷必不使為陵而高岸必不使為谷也夫一藝之微必有師承今為長生之説者非以莊老為師耶莊子之言曰

天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又曰毅養其内而虎食其外豹養其外而病攻其内則夫善闢長生之説者莫過於其師矣而人猶不能無惑者何耶夫人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四肢則欲安佚而尤欲夫長久得遂其欲永永不絶其欲於是慨然而欲長生然為長生之説者曰必先斷絶種種諸欲而後能則即使果得長生亦為買櫝而還其珠非其本欲矣況乎其必不能耶若其所為元精元氣元神之論歸於天地同

根萬物同體者則先無所為生咼論長短且其身也是為大身與此茫茫堪輿同一無根而終古不滅又何所安排措置於其間哉至於服食之説益為謬妄人之生也陰陽均平則百體無疾偏則生災今其論曰一毫陰氣未盡猶未得仙而烹煉天地間純陽之物以為服食則非求長生直求速死耳温帶之下無血氣之倫以其逼近太陽如洪爐邊無生物也則豈有陰絶而猶生者哉其亦未明於陰陽之理矣又有守中服氣還精補腦

等術謂不死之藥不離自身者不知人之一身何者為自涕涶皆水也膚草皆地也暖熱皆火也動揺皆風也神明皆天也凡夫地水火風之屬入於我之耳目鼻口者皆所以養我之生要皆與我身内所有者無異也然而皆非不死之藥也何獨舉自身所有地水火風為足以致長生耶讀宗元此文謂道壽則壽道夭則夭識見甚偉因推類以盡其餘以解世惑焉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

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嗚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士

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兹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

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

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

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語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

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感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然騷擾内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

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廹徒跣走出壞
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
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
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欝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
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
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
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禀孝德秉直
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

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憃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

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惟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此文後半首亦是哀怨之音與蕭俛書之類耳前半首所述知之難言之難聽言之難則曲盡末世人物情理允爲至言確論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其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横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

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慼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怏然罷去知竒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凟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符載非必重係天下望可以其出處卜士進退然傷胎殺卵則鳳凰不儀毋謂一夫可宼也况才俊之士哉嗚犢

戮晉仲尼迴郭隗重燕樂毅至無知在漢曲逆進咸博結綬蕭男顯杜季蒙難袁閎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堂兩琴宮商必應草木臭味奚敢差池夫以人事君人臣之大義也宗元之賀趙宗儒誠心不忘君也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五目録

河東柳宗元文五

序 論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五

河東柳宗元文五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

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知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

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水黒曰盧不流曰奴水之不能澤物者古人被之以惡名宗元以溪水不可溉田負舟而名之曰愚亦有本焉其亦以慨已濟世之願不遂也無知之謂愚無知者萬有之知所從出超鴻蒙混希夷抑又太自譽矣若夫漱滌萬物牢籠百態實乃善自狀其文可為實録雖然得無與布帛菽粟者猶有間乎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錡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於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於社垣之外論者謂宜

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懐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於内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李錡蓄反謀十年唐之君臣不能燭見幾先轉代盜驅除其不附已者睦州刺史李清臣錡既發兵反猶用反者所具獄辭罪李清臣由今觀之堪作笑具轉疑紀述

之非真矣不知漸浸所成當其時有忽不及覺者錡於德宗時專事刻剥以為進奉憲宗平蜀錡不自安遂反其平日所以蠱惑欺罔朝廷者豈止李清臣一事按問清臣之御史身在錡境不得搖手出氣且從錡則朝廷以為然直清臣則禍在轉瞬泄泄沓沓不知不覺已為反賊所用賊既反憲宗詎肯自考平日詔書所行是否耶公卿大臣詎肯感激徒婾㝱非與身家有益之事詎肯平反已具之獄辭有司奉行故事又不知不覺使

朝廷猶為反者李錡貶不附賊之李清臣矣當其時問
上上不知問下下不知而四方萬姓則無不知之而悼
歎之盜賊奸宄則無不知之而欣幸之可不畏哉嗟乎
人君一身耳而四海九州之欲得利與名者無不蠱惑
欺罔之此古先哲王所以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
冰也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卬以不勝任啗匈奴而子單侯于缾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扞蜀道勍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允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允也盡力致命是不

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贏縮受譴玆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吏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儺於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

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南涪州南霽雲之子也霽雲忠烈貫日月矣子又繼之蒙矢石蹈白刃而不悔而肉食之鄙夫刀筆之猾吏持其短長求瘢索垢朝廷即據之以行罰更大赦乃得量移與罪人同被新恩此宗元所為痛心也雖為文以賀之實則嗚咽不成聲末則勗其之死靡他以忠於君者孝於親豈非直諒多聞之益友哉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茍聞傳

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

肎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

哉

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老莊楊墨管商

申韓田慎諸子百家之說縱横淆亂而六經之道日以

晦邪說横流人心日趨於禽獸之途於是李斯悉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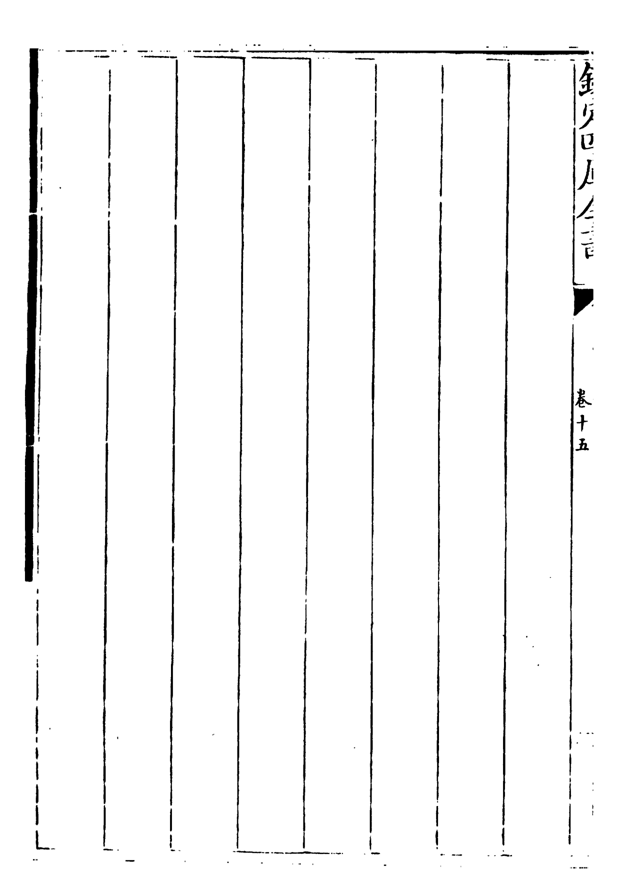
焚之以愚黔首漢興六經始復萌芽諸儒張皇補綴存

什一於千百章明諸帝乃求遺書立學官博士天下始

知崇聖經末季陵夷晉魏暨昧唐乃復修漢典輯箋註作正義確守漢儒之訓詁不敢決其藩籬韓愈柳宗元知其於義未盡而涉大水無津梁也故韓有師說柳有師箴莫不致嘆於不得聖人為依歸耳宋濂洛關閩諸子出始解漢唐之弢而窺周孔之奥文成數萬其旨數千闡明旨趣昭示後學於今賴之矣雖然理則萬古而不變若天時地宜人官物曲考之簡册則殘缺失次考之訓詁則傳聞異辭者今人不得見古人而問之不可以臆

決而師心也莽穢榛塞之不除末由之乎九達之道亦可慨矣夫帝王之治天下不以六經取士則何以而士之從事於功名之會者未有不買櫝而還其珠者且如弁髦而因以散之沿而久之將使朝廷之上無一明經之有司有司既不明而欲明經之士之得進也難矣明而被黜則下必以明為諱又沿而久之將使庠序之間無一明經之士而有司徒以句法字法文氣文勢各從所好以為進退士子之衡以此策名禮部升於朝廷俾

天子與之共理天下事定太平萬世丕丕基噫亦難矣六經之道果若是其易易乎宗元曰儒可以說讀為哉為之三嘆況乎併未嘗說讀而號曰儒者也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覯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貿為資相易為名

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髙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㚬媮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覲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

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旣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晝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鋭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

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繪科舉秀才不肖之態狀如夏禹鑄鼎開欲求長生者

之愚昧如𦿍鵲發矇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

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

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鐫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悶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内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科不待易蘇軾貢舉議極陳之千秋確論宜取並讀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葢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蓺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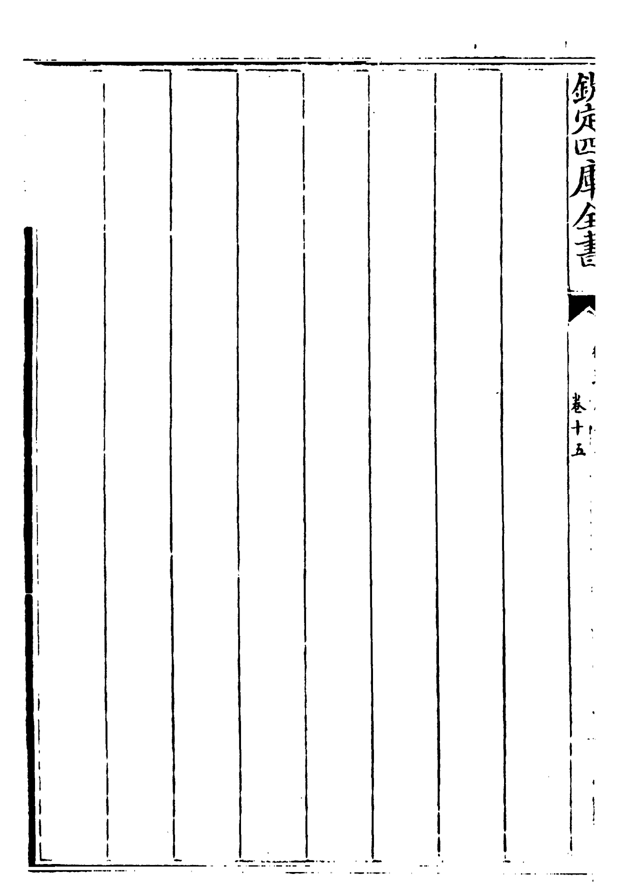
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為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

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
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
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
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其
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
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
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
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

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茍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慓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唯審乎其義之可否耳

既已出而仕矣則東西南北唯君所使奚擇焉宗元之所是從弟謀而悔已者皆無當也獨愛其所云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慚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數語有古君子之風夫宗元擯斥遐陬十四年能不鄙夷其民保惠教誨澤甚厚而其中欿然如是是難能也其文則推廣馬援述弟少遊語意爲之氣味亦殊相似



送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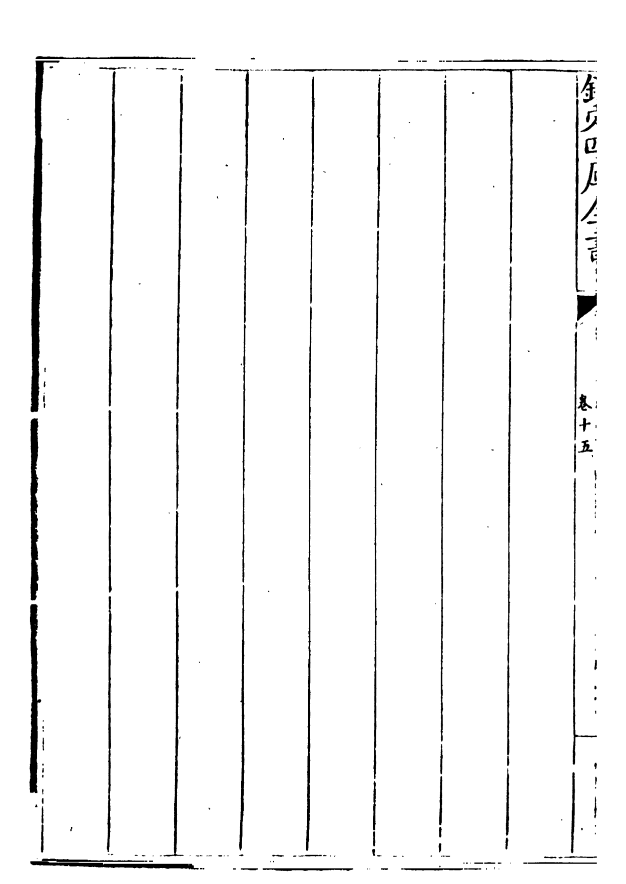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僇人居南鄉後之顥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謟敦朴有裕若器

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敝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若器必隆然大尚德哉若墻必基之廣修辭立其誠矣毋若山而若川逝者無所容心舍其舊而新是圖以善

夫方來者則優入聖域不難矣山之止而不得升者自高也自高者孔子謂之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聖祖御批
博辨縱
沈鬱中
秦漢中
據甚
確



訂
縱橫字字
間錯舉
居之制引
相斷制甚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

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

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

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遊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

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

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

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

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

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葢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

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

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蘇軾曰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

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頼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

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

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其後則劉秩杜祐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

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五